



史記五冊 宋刻明印本 第四

卷七十七 傳第十七

存三葉_三

卷七十八 傳第十八

九葉_全

卷七十九 傳第十九

二十葉_全

卷八十 傳第二十

七葉_全

卷八十一 傳第二十一

十一葉_全

卷八十二 傳第二十二

四葉_全

卷八十三 傳第二十三

十二葉_全

卷八十四 傳第二十四

十葉_全

卷八十五 傳第二十五

五葉_全

卷八十六 傳第二十六

存十五葉_{一至三六}

卷八十七 傳第二十七

二十葉_全

卷八十八 傳第二十八

五葉_全

卷八十九 傳第二十九

十二葉_全

公子與博第十七

史記卷五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庶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自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大和而不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此境復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穎曰作高士博博上作格博博頭是象以新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舉之以相告

大臣謀公子止王曰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傳
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君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
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
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
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
不敢任公事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
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
肯受曰臣脩身習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
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
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自

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久恭侯
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過之
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立
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
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比肩觀公子執
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督賓客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
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嬴乃夷門抱關
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
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
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
辱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辱間耳公子
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
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
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
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
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

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
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
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
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
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
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
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
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
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
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



P3以后缺

軍狀辭使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
公子行數里心不使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
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
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
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
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
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
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
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
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
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
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
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
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
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
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
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
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

楚合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大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其暴是也今天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决宿胥之魏無虛頓丘桃徐廣曰縣有桃城入邢徐廣曰平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抹王之

亦多矣王休甲息兵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

首垣徐廣曰蘇秦有河以臨仁平丘黃齊鳴嬰

城蘇代曰决宿胥之魏無虛頓丘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

於野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

敢放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王若能持功守威繼

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

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

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

也詩曰靡不有初解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
知于陸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汲利於前而
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
於艾陵還焉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晉智氏之信
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晉曰矣韓魏叛之
彼智伯瑤於豎臺之下今在榆次今王如楚之不毀也
而志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
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云楚之見見遇大獲之韓魏首句曰獲之往來者復得也
楚之免是謂殺免數往來隨
兔也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

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
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
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
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
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
擢頭一作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謂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
鬼神孤傷無所與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
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
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
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
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
比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
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
五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鍾湖陵陽蕭相故
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動齊魏之強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
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
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入徒之
眾兵革之強壹舉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
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
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
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
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
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古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

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

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問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首

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
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
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二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為考
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
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
北十二縣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
北十二縣齊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
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
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
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軋輔國持
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

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

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

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人當是時楚

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

舍趙使欲奪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

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

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

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

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

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各春
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譚春曰
君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矣
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
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
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
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
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
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
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且子者進之甚眾立

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
子恐以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巴而謁
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來臣
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媢入事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
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
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嘗幸君
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與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
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若貴用事以

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
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
君未以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
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
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
弟謹言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
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
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石子為太子恐春申君
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
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
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王安可以無母望之
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日暮且卒卒而
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
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
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
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
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
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

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謂毋望之人也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
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
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
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
為葬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秦太子歸何其智
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曄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曄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曄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曄辭口乃使人賜曄金十斤及酒曄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曄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曄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曄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曄折脅摺齒曄佯死即卷以箆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曄故慘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曄從箆中謂守者

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篋中死人
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
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
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
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
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
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
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
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
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

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
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
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
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
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
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邊鄉者疑車中有人
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
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
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
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

臣故載秦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潘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陽王母一作葉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后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名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人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

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匄不足以當堪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薛綜曰縣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為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
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
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
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
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徐廣曰一作概
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
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
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
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
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

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
之力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
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
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勸范雎之見者羣臣莫
不洒徐廣曰先典反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
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

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
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
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
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
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
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
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
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
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

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

之賢焉而死烏獲任卮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孟

賁許慎曰成荆古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夏育之勇焉而死

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為舉于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

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

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晝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

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麈徐廣曰一作蕭乞食

於吳市卒與吳國圍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

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

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

大三子卒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
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
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
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
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
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
辱之事死云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
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
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濶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

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
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
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
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
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
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
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
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

志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曰寡人願聞
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
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
齊綢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
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
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
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僖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得
薛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
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笑君臣之不和
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

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
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
借賊兵而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
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
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
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
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
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
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

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
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
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
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徐廣曰昭
王三十九
年後二歲拔邢立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
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
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
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
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不聽乎王下兵
而攻宋陽則置成皇之道之近北斷太行之道則

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
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
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
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
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
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
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高陵進退不
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
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

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使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
曰音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擊
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
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
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
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
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
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奈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
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直授政縱酒馳騁弋

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其成
其私不爲主計而生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
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久者是
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
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
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
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國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
有餘到關關閉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
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也

死矣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曄
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
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曄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
說於秦邪曰不也曄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云逃至
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曄曰臣爲人庸
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
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
知之乎范曄聞棄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
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
曄曰主人公翁習知之唯曄亦得謁曄請爲見君於

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
范曄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公翁范曄歸取
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
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
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
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
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
自知見膏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曄
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
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不敢復與天下之專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
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
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
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
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公之
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
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
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
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
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

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
坐須賈於堂下置菹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
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
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
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
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須

故稱駕馬草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

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
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
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

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
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
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
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
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
計同臣曰凡外學手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
言農桑桑之紀秋久通無害吏按評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
盡遣吏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
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昵誼之
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奏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
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
曲一日而斷大行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

范雎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之
公君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
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
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
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
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
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
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
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

表記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
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
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
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
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
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
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
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

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
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
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加馬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
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
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
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
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
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
五十年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蓐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
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
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
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
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
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
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
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

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
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對蔡澤聞之往
入秦也而秦以蔡澤為秦國自是帝三外之軍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

唐舉相有唐舉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吾封之內

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就

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偻偻懸頭蹙

鞅膝蹙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作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

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

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

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作飯也刺齒二字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常作慧又作施也指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

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南於塗爾雅曰歛足者謂之聞應

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

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

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

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

家之說吾既知矣夫以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

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指應侯應

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

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

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

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

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

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

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

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

實純粹澤流千里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

卷之九

十四

蔡澤

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
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
以說武拙反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
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
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
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
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
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
不辭難徐廣云不困毀譽然爲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

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
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
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
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
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
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
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
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
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

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
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
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
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
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
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
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

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
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
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
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
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
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
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
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
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
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

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
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
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
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
之怨己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
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
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
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

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
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
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
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
史噉叱呼徐廣曰一作暗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
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
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
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
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士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
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

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
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
之師以與楚戰一戰退郢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
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
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
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
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懼伏不敢攻秦者白起
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
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
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

之俗禁游宦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
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聞也禁朋黨以
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
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
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
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
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
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
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樂羊死葬於靈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與趙人舉之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具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所

意豈可... 趙武靈王... 樂毅... 昭王... 齊... 燕... 魏...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 樂羊為魏文侯將伐中山... 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樂羊死葬於靈... 其後子孫因家焉... 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 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 樂毅與趙人舉之... 武靈王有沙丘之亂... 乃去趙適魏... 聞昭王以子之之亂... 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 未一日而忘報齊也... 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具... 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 樂毅於是為魏昭使於燕... 燕王以客禮待之... 樂毅辭讓遂委所

燕昭王以為亞卿父之當是時齊湣王疆
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
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
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
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
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
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
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徐廣曰囑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共
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
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

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
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齊樂毅獨追至
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
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
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將軍行賞發士
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
齊凶獲以師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
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
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
惠王曰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

軍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樂毅殺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廢王於莒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

趙用樂毅而棄燕之使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棄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言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又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相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過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

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
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
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
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
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又兄以為亞
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
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
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

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
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
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
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
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
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
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
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
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室也蒞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汶篁也
曰竹田曰篁謂之疆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先王以為憚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
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
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
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
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
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
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
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鷓夷而浮
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

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
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
辱之誹謗隨先王之各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
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取也臣聞古之君子交
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
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
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
樂生遺燕惠

王事曰其殆燕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
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
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
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下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
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屬迹當時止於兼井而已哉夫兼井者非
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

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變將使即墨吾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由心求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徙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壤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多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隨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朝王之事逆其速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哉顧城拔而業垂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垂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

張華曰望諸君家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

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曰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其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

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
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
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
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
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
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
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
北新鄉
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
一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書密

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
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
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
期生安期生教毛萸公毛萸公教樂瑕公樂瑕公
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
為曹相國師

樂毅列傳第三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

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
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
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
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
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
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
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
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
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
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

許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
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
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
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
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在怒髮上衝
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
恐各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
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

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

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

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

且乃

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

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
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
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
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
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
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
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
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
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滹池趙王畏秦欲行

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
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設曰王行度道里會
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大
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滹池徐廣曰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
王鼓瑟秦王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
飲今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也
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
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奏
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

踐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
靡於是秦王不得已為一擊鉅相如顧召趙御史書
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鉅秦之羣臣曰請以
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
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
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
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
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
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
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寧朝時常稱病

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
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
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而廉頗
先言不辱者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
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
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
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
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
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
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

內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
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
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
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
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之事疑幾是邑名而
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
在齊不得至於拔也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
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
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
恐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奢家

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
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
而君為貴威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
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
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
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
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言之猶兩鼠鬪
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
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

安西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

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

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問來入趙奢善食而遣

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

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

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

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

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

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

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缺質之誅趙奢曰胥

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

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

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

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

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

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

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土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

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

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

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

信之

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今亦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聞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女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子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

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皆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賀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知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更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

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
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
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
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餘
名也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
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
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
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叛
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

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
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
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
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
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誣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
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
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
然與臣坐頃之二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
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
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莫府日將軍征行先常處為

士率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

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

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

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

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

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

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

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

戰王遂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

無寇然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

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

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

單于聞之大率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

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甘隘隘反皆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

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

又蒙如淳曰胡

先也代地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軍殺劇卒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
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
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
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十年秦
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三
龍臣郭開金柔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
殺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未一牧不與命趙使之
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
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也

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
怯懦徐廣曰一作慙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
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巴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巴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

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

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徐廣曰轉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

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

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

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淖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

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卒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

田單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田單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欲死田單曰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必祭其先祖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難所得齊王與之而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刺之皆怨田單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以家為宮先人可為我心軍盡掘墓燒先人知田單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者百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先

版掃與士卒分均妻妾歸於行伍之間盡散其
饗之今日甲午年使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納降
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十溢令即墨
寫家書遺燕將曰即墨即降無庸掠吾族家妻妾
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
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其
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
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羣怒而奔燕軍燕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
驚走盡死傷五千入因衛攻擊之而城中鼓譟

之也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
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機
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
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
平君

大索二十日兵以正合以奇勝

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

如觀文適廣曰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交距

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昔人亦淖

也任疾

王子法章得之太史敫之家為人隱匿其姊而
善遇之後法章以情告姊姊遂與法章及弟人
立法章為齊王以善距燕而太史氏去法章為法
謂君王台也燕之初入齊則盡也人
獨賢令一用也曰環書言也一里無人以王蠲之故
已而使人謂蠲曰齊人多不聽王之言言公為
子萬家蠲固謝燕人曰王不聽吾言王更不聽
言王蠲曰君不事之吾將負女不更王夫
諫故是而也於野國既改王言不從於今
又

西單列傳第二十二

義固不如耳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
士大夫聞之曰王蠲布衣也義不比面於燕況在
仕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鄒陽時賈語鄒陽在

文景之時事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成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
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
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
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
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

欲復求為帝趙城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
 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
 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
 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
 外今又內圍邯鄲而大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
 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
 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
 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
 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

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入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
 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出之矣新垣衍許
 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
 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
 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
 皆非也鮑焦周之介也見莊子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弃禮
 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誰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
 直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
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

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河而
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同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
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
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
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
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
周烈王崩除黃曰烈王十年
崩武王之七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

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斲曰斲

軍者其法斲何
味曰斲斲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

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

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

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

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

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

九侯鄂侯徐廣曰鄂縣有九侯
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

高京

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
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脯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
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
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
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
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机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
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
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

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
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
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祿
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
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
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
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
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文讓
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
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
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定其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
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
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
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
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

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

齊田單表田單攻聊
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

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
貧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
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
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
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

功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
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
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
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
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
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
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
長平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
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臣
全齊之兵是臣覆之守也食人攻骨士無反外之

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
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
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
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
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
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
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
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箕
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

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
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

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方言曰荆淮海岱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況世俗

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洽
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
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
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
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之
將矣曹子奔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
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技桓公之心於

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
之天下震動諸侯譙駭威加吳越若此三士者非
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
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
棄忿恚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
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
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
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
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
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

富貴而誑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

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

嫉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

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

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

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

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五日事不成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蝕昴而昭土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

分野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下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臣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

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

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倍也願

大王熟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

人玉人曰石也卞和足武王沒復獻之入王王人復曰石也刖其李斯竭忠

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恐

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

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駟案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

否不在新故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籍

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

却齊而存魏駟案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立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

生以為魏累遂自到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所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莫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

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安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何

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

劍而怒食以馱馱駟案其母敬白圭

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

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昔者司馬喜顛脚於宋宰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

也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

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所之末

世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穴合於世義不苟取比

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

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

夜出迎客而奔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禱短布單衣適至骨瘦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日公召與語說

之以為大夫此二人者豈借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

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

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

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

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

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

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

逐不以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

後宋魯之聽則古伯不足辨三王易為也是以聖

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而能不說於田

常之賢魏劭曰由常事齊簡公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封比干之後

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

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疆霸諸侯齊桓

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愍勤

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

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

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隋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

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

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

而蹠之客可

使刺由

應劭曰跖之客為其入使刺由由許由也跖盜跖也

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

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

應劭曰荆

軻為也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今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

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

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

前也譬木根柢輪困離詭

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困離詭委曲槃矣也

而為

言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

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

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

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

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

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漢書音義

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

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

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

軻之說而亡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

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

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

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

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使不羈之士與

牛驥同阜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

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臣聞盛飾入朝者不

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毋

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回不今欲使天下寡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古歌者在於位

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

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曾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

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

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痾快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辭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

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江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徐廣曰絜踈淨之貌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紕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

徐廣曰楚懷王十六

年張儀來相六年秦敗犀首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

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音怒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

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

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

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

音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

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

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唐昧也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

乎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王怒不

聽立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

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

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願

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

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

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

為譽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
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
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
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
削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汙不食向秀曰汙者後治去泥濁也為我心惻張璠曰可為
詩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
徐廣曰一云王是福今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
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屈原所至於
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

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

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

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

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

澀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已辭潔

兮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

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

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

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眇兮窈窕徐廣曰眇眇也孔

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屈也

度未替王逸曰刑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刑削易初本由兮君

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

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不好王逸曰直行無過失則大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

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文文幽處兮

朦謂之不章王逸曰不章也朦盲者也離婁微睇兮瞽以

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鳳皇在彼兮雞雉在斯王逸曰彼在彼也同糶玉石

兮一既木而相量王逸曰忠伎不異夫黨人之鄙妬兮元不知吾

所臧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非可任用

大羣羊吠兮吠所怪也王逸曰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王逸曰

文質疎內兮王逸曰不知吾之甚矣徐廣曰

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重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

容王逸曰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

邈不可慕也懲違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

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

暮含憂慮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亂曰浩浩

沅湘兮分流泪兮王逸曰修路也道遠忽兮管

唸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

兮王逸曰謂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

焉程兮王逸曰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定心

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唱兮王逸曰出溷

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

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曰於是懷若遠自

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

唐勒景差徐廣曰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

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

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

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大傅遇我書以吊屈原

賈生名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

郡中吳廷尉為河內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

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故與李斯同色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

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

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起
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
十餘年天下和治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
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
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
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
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絳陽之入年
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
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三大傅賈生既辭往

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

徐廣曰竹
韋反韋昭

論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

承嘉惠兮

張晏曰
恭敬也

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焉

呼哀其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翔闕其辜

顯芳護諛得志賢聖逆戾兮方正倒社世謂伯夷

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

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費
因以寇名賈曰許慎曰莫邪大

也金力為鉅於秦周鼎兮而寶康瓠

音賈曰生馬蹇驢驥垂兩耳兮服

音賈曰生馬蹇驢驥垂兩耳兮服

鹽車章甫為辱有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嗟

苦先生方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勞訊曰李奇曰訊告也

其高遠方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張晏曰訊

以隱徐廣曰一本云彌夫豈從螳與蛭蟻漢書禮志

驛可得休焉立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

兮蘇林曰亦夫子之辜也臧九州而

相君空何必陳比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

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徐廣曰一云

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豈能容吞舟之

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如溥曰大魚也固將制於螻蟻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

隅楚人命鴉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鴉體有文色土俗

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

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四月孟夏庚子日施

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止于坐隅貌甚間暇異物來

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

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

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

凶言其留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服乃歎息

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

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

嬗服度曰嬗音如蟬變也或曰蟬蔓相連也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

大兮夫差臣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

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斯也傳說胥靡兮徐廣曰乃相武丁

禍之與福兮何異糾墨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命

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

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

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塊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塊非

音乙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

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

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

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化為異

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戕彼貴我通人大觀

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應劭曰徇營也

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品庶馮生

孟康曰林為利所誘林也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林為利所誘林也大人

不由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徐廣自稱音華板反又晚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具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

死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寥廓忽荒兮與道

翔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次騶案縱軀委

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

淵之靜泥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

而游漢書曰音義曰如舟之空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懲前兮

何足以疑韋昭曰懲音七介反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時曰祭北福昨也騶案如淳曰漢唯祭坐宣室蘇林曰示上因感

至夜牛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

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

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

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

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

而死徐廣曰文帝一無後言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

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帝崩孝武皇

帝立舉賈生之心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

其家與余通書三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

少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

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

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

曰一本然自失矣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後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

也往來賤買貴賣也

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

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

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

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

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

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遠

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質邯鄲見而憐之

曰此奇貨可居

以子楚方財貨也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

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
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太子楚心知所
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
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
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
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即大王慶安國
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
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
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呂不韋雖
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

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份表不
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
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
求見華陽夫人始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
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
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
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
去今天人重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急自結
諸子中賢者者舉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必
夫日歲之後所又言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請一

而高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急衰
以開一語尚可得立今子楚賢而自知中
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
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
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
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
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
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
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
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

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

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鈞音

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世明生子政

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嘉圍邯

鄲急趙欲殺子楚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

中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

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

在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

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

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

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亦為華陽。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遺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病，士如荀卿之徒，並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問集論。

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

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毒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陰厚賜王腐者，更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封等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

當選時從官居雍嫪毐常於賞賜甚厚事
使於嫪毐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嫪毐
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
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
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
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
告嫪毐實非官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
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苑曰嫪與侍中左右
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

讀自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嫪人子
乃與我元所與關者走自始皇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

實事連栢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

乃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

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實

各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

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

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

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

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

食十萬石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

山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一年
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家在河南文信侯此道兩大家是也民傳
呂不韋家不韋妻先葬故其家名呂也秦王所加怒呂不

平魯毒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
十九年太后竟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華陽

大史公曰不韋及嫪毐毒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

毒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一之雍郊毒恐禍起

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官發吏攻毒

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

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

刊必關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三不韋列傳卷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

以私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

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

弱而大國侵魯亦以其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

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不

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

使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
乃遂割曹以侵地曹以三戰所亡地盡復子魯其後
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
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
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真言伐楚欲
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
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
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
也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

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
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
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
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
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
求立光既得專諸遂密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
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
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
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
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

上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宮室中徐廣曰宮一作空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明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宮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徐廣曰炙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摩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曰

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

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九年至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

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

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

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

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

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

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

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

三

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
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
漆身為厲賴音賴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
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
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
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
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未亦難乎豫讓曰既
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
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

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
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
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
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
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
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
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
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

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
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
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
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
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
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
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作三
殺俠累五十七年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
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

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

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
一作賜聶政

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

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

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計

此為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

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來矣

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

人鹿麕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

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
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
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
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
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
千里在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
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
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
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已乎且
曰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

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
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
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
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咸
多居處兵衛其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
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
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
無生得失主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
子為讎徐廣曰一作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

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一

符若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

徐廣曰韓 聶政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

殺者數一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孫之

且世言殺相依累者予千金以之莫知也政始受

金而孫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

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

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

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于

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

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

妻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

察與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

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

妾其奈何 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

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

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

然也卿使政誠知其姊無孀忍之志不重暴骸

九

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紳第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內政至荆軻百七十年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呂氏論技日精

祖入長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

冀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

大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

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

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

為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

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

道魯句踐怒而比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

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

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

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醉廣見然其為人沈

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

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

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
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
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
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
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
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
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力脅韓魏趙氏北
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
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
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

陵之怨欲批白結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

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其
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
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
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
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
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
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
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
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

如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
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
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
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鴣之秦
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
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
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
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
却行爲道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田光坐定左右無
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

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
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
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
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
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
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
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
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
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

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
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
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
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
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
言太子拜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
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
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
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

之心而欲一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
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
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
攻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
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
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
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
勁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相公則
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
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

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以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死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天授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

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屬秦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

秦

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收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言不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

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匈徐廣曰提音張然則將軍之

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大息乎樊於期

偏袒搯腕徐廣曰一作推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一作陳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

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終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遺荆卿燕國

勇士秦舞陽年十二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

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

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

盡矣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

曰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豈子也且提

一匕首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

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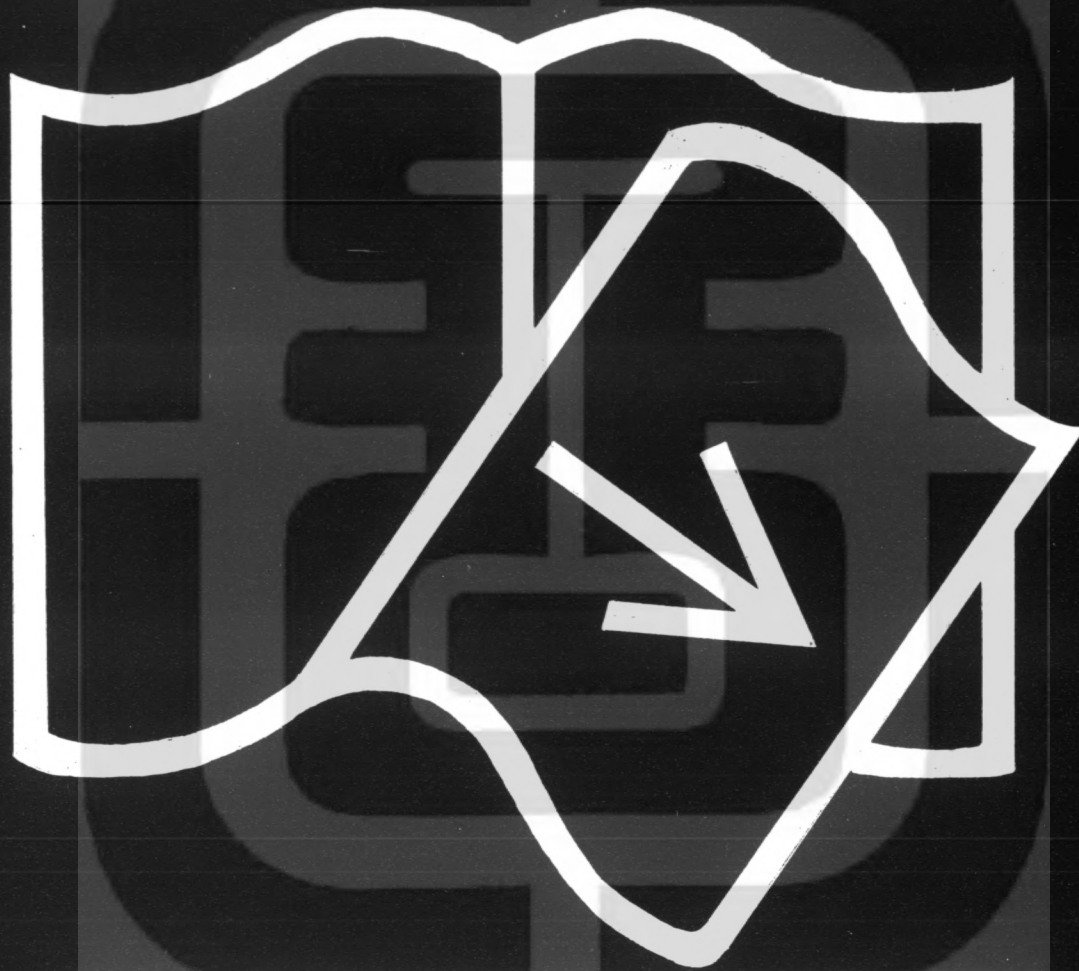
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別道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泣又

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

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

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



P14

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
 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奉
 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
 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
 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
 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郡臣怪
 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
 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書曰秦所以尤追燕
 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
 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
 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
 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
 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
 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之
 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
 彼有善有不善從者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
 言是非家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

漸離念父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
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譙下與抗禮以為
三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
以善客曰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
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
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
置筑中復進得近擊筑扑秦始皇帝不中於是遂
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
之刺秦王也白送乎借說其不講於刺荆之術
甚矣吾不知人也豈美者乎此之被乃以

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車
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
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
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
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大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主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

強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大
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
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
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告人不可
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
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
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
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
卑微諸侯相兼翦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

之賢由竈上騷除

徐廣曰騷音掃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

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
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
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
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
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
也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
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

矣昔繆公求士而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
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
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
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
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
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
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跡士

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寶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

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滿稍昔也馬名建翠鳳之旗

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

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

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

充後宮而駿良駛騏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

小字
列傳
三

大三百六十一
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京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

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

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具秦之

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徐廣曰昭一作韶異國之樂也

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

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

成其大江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

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亡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

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

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使入逐至驪邑得還卒用

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

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
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
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
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溥于越進諫
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
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
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
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
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認其說絀其辭乃上
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

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久善其所私與子以
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
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
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
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
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
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
者賢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
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
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

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
皆有方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
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
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
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
乃上蒸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
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
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
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
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

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公子胡

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也

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弟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

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嬰會

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

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

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

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徐廣曰一

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

事文穎曰輜輶車如今變輻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如淳曰輜輶車其形廣大有明飾也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謬

史記索隱

疆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

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

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

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
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
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
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
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蒙
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厮役也幸
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
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
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
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

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
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
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
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土之
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
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
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
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
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今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

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
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
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
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
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
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
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
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
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也
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

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
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
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
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命
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
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
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
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
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天子不孝其賜劔以

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
臣不忠其賜死以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立
璽遣以文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其
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
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
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
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入仁壽
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
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曰文
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

請曰夫人生居世間也驛猶騁六驥過使隙也吾
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
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
立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
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
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高
見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
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
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

世曰為之李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
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
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
心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
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
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
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家殺等公子十二
人殺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史記索隱曰財物入
不死音昭格反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
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

之衣臣得賜之中殿之寶馬臣得賜之百金
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
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鄠山之足唯上幸哀憐
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
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
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
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
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
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去六至鴻門
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

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

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承一各標一作木茅茨不剪

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

食藜藿之羹美飯土匭徐廣曰一作溜啜土飴音刑雖監門之卷

不穀於此矣徐廣曰穀音學穀一作穀推也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

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脰取膚無羸皮脰無

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

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

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乎

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

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

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

而治萬民全身且不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

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

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

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

三公位如何今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

言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

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

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
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
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
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
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
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
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
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
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
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凡古之所為

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
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
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謬矣謂之為桎梏亦曰
一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
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
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
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
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
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
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

輕百盜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盜而

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_不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

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特牧其上詩云特羊墳首毛傳曰特曰特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

限豈跛特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壘之勢異也明

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

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

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

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

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

處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

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訕矣烈士死節之行

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

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

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

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

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

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

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

謀談忿爭之辯故能犇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

或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
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夫之間也故曰王道約
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說
則百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
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
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
得矣君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
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
加之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
刑三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

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
此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
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
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
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百作照今坐朝
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
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
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按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
事天下稱聖立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
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

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無益
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
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
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下
可傳也欲見無聞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若君
上聞語君於是起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仲
人告丞相上方聞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
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聞曰丞相不來吾方燕樂
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曰
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

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
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
丞盜陳勝等皆丞相傷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
一作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
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
出以為然欲乘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
與盜通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戲
於優俳之觀
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恒以為戲樂用相李
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
射御故曰角抵也駢案敵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
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

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昔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嘗對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子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

心繫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賞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熟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不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歎曰嗟

予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
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二
君不及三君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
忘死耳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
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
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
節直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
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是民衆不顧
其死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

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
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
陽鹿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
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
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
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
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
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
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
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

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
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
北逐胡貉南定百粵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
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
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升斛度量文章布之天
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
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眾之心萬
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
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

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
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
趙君幾為丞相所費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
則頃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
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
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
相事無大小輒使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

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
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
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
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
一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
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
一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
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穰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
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
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

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望夷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
數疑欲環者三高自知夫弗與群臣弗許乃各始皇
弟授之爾徐廣曰本自白始皇弟也秦本紀云子嬰
子嬰即位患之神類不聽事與官者韓談又其
子謀殺高高上賜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
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
皆畔不適音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相降軹道
旁沛公因以屬更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夫史公曰李斯以備問歷諸侯入事秦因以城費以輔始
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專用矣斯知六義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待爵祿之事阿順苟合嚴威酷
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以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
倉卒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譏之異不然
其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史記八十七

史記八十八

史記八十八

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驩自齊事秦昭王

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驩為秦將伐韓取成

羊樂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驩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三年蒙驩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驩攻魏取

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驩卒驩子曰武武

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

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

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

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

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其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上

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

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江

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

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相高

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百者

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

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

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

非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敦赦之

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

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壅山堙谷千八百里道

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

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始皇至沙丘崩

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

令趙高嘗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

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

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

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
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
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
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
志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立賢立太
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
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擊蒙
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之
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
舉劾之子嬰進言曰臣聞故趙王遷殺

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
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
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
不可臣聞經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
君徐廣曰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君臣
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
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
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
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

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
知意矣以臣不知大子之能則大子獨從周旋天
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大
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
取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
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
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
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
曰起楚平王殺五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
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

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
事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
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今蒙恬曰君之過
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
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
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
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
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
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
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
父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
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
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
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於
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
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
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
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
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些參謂歎
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父公曰恬
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
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
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
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瘻傷者未瘳而恬
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
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
乎何乃罪地脈哉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

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

夫 徐蕃曰云云 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 父客素知張耳乃謂

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使嫁之

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

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 好儒術 數游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

改曰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

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六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
各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
亦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
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
至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次起張耳躡之一作徐廣使
之一作徐廣去張耳乃引陳餘之象下而數之曰始吾
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
秦言言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合里于陳
走一作斬至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餘曰
左一作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

中蒙樂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一作卒士
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一作一王
大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一作楚
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
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
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
然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三
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
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攻野無交兵縣無
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

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
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涉趙知
其豪桀及地形願請竒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
餘為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
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秦為亂
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
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吐界中也外內騷動百姓罷
頭漢書音義曰家家出數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乏

聊生重之以竒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奪辭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
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
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
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
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
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
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
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
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

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六國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實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

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後

李奇曰東方人以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

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

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

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

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人乃使

臣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

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

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武信君曰

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

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

以為我之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

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

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

范陽令棄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

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

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

從其計因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

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

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

說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

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

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言曰介皆息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

失時時聞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

余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騫為左丞相使人

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

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去而誅武臣等家此又

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無引兵西擊秦陳王

然從其計從武臣等家官中封張耳子敖為

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

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

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

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

良略常山張鷹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

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
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
王使者往燕執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
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海曰燕賊者也公羊傳曰厥殺畜養者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
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辟燕將見之問
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一耳曰君知
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
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
所欲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垂下趙數十城張曼

其不用兵革
驅策一已也

夫臣與王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執初定未敢參
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
囚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不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而勿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
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
券以責也券契義同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
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
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
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曼曰欲其漏
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

得顯李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
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
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
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
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
下今女鬼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
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慙遣人追殺王姊
道中乃遂將其兵龍衣邯鄲邯鄲不知竟殺
武臣卻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
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告張耳曰兩君罪

而欲附趙難得立立趙於扶以義可就功乃

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曹鳥鑿也立為趙王居信都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還歸

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

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

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

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

盡兵少張耳數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

敵秦不敢前數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屬陳澤

往讓陳餘曰始五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日暮

往讓陳餘曰始五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日暮

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者
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
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
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
益張厭黥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
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
令張厭陳澤先遣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
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辟
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
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

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
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
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
不肯救趙及問張厭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厭陳
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
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
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
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子君印
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虜

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
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
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
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
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
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
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
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
縣以封之而從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
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

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
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
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
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及楚乃遣兵從陳餘陳
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
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
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禮易曰月既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
文穎曰善說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老秦分也
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徐廣曰二月十日也漢
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
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
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
代漢二年東擊趙使使告北欲與俱陳餘曰漢殺
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
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
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
徐廣曰在常山音一遲一當丁禮反 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
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

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

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韞蔽者臂得也自上

食禮甚卑有子圻禮高祖箕倨言甚慢易之趙相

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故

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

州人謂懦弱為辱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

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

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

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命怨高祖辱我王
故欲殺之何乃誇主為乎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
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
入要之置韋昭曰為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
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
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
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
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
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以
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

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白
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吕后數言張士以魯元公
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
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
私問之墳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泚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焉然諾者也上使泚公持
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輿如令輿人輿以行仰視曰泚公邪
泚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
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

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
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泚公入
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賈高為人能立然諾使
泚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賈高賈高喜曰吾
王審出乎泚公曰然泚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
賈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
而面目復事上哉繼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
遂絕肱遂死韋昭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
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

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

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

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

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

敖他姬子二人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酈傳曰張敖之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

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

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

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屬役

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



卷90-卷122

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唯同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